

中国文化遗珍 ● 徽州卷

千古悲欢阅沧桑



徽州古牌坊

罗刚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古悲欢陶沧桑

徽州古牌坊

罗 刚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古悲欢阅沧桑:徽州古牌坊/罗刚著.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9

(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

ISBN 7-205-05237-8

I. 千… II. 罗… III. 牌坊 - 安徽省 - 明清时代
IV. K928.7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705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965×640 毫米 1/16 字数:122 千字 印张:14

印数:1—6,000 册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一秀 责任校对:崔维诚

那荣利 版式设计:王珏菲

封面设计:耿志远 摄影:晋元 靠 沉 水

王 诚

定价:28.00 元

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

总 策 划 李英健

本卷主编 查振科

罗 刚

序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是程朱阙里、礼仪之乡；从这里曾走出过显赫数百年的徽州朝奉，这里曾孕育出光彩夺目的晋京徽班，这里为中华文化增添过精彩的奇葩，这里曾创造出绚烂纷呈的凝固音符……正是有了这些曾经的辉煌和璀璨，才有了令世人惊叹叫绝、独树一帜的徽州历史文化。

每次走进徽州，都有一种敬畏与惊奇的感受，无外乎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会动情地吟道：“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里有着许许多多让人流连，令人魂牵梦萦的“痴绝”之处，徜徉在徽州古老而神秘的历史文化天空下，时而让人驻足沉思；时而让人惊叹不已；时而让人抒发胸臆；时而叫人发思古之幽情。

徽州迄北宋设府建置以来，经数百年间，虽有着群山环抱之隔，交通极为不畅，但却在历史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世人瞠目赞叹的辉煌，让后世饱荫福祉，让中华文明增添瑰丽。

徽州，有着如诗如画的绿水青山，进入其中，似在水墨丹青画中行，让人流连忘返，吟咏不绝。可生活其间，却受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局狭和窘迫——自然生存条件十分恶劣。面对大自然的严峻挑战，勤劳而聪慧的徽州人民，就在务农之余，另谋生计，或从事手工业，或外出行商……终于走出群山隔

阻的徽州盆地，向世人充分展示着徽州人民的勇敢和气魄。正是因此，才有了纵横驰骋明清两代的徽商，有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誉。

走过徽州，会有着心头阵阵的惊喜，边走边看，又会有一股发自肺腑的遐思和感叹。村寨中，幢幢粉壁黛瓦的明清民居，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徽州历史文化的气息；纵横交错于新安水系上的座座古桥，似在向人们展示着那历经无数徽商走过、通向世界的路；威严矗立的牌坊，像是在诉说历史更替的章回演义，这里有荣耀显赫，也有着血泪的印痕；柏森森的庄严宗祠、支祠，留存着自晋南迁的世家大家族的宗阀权杖；山上山下坐落着学宫书院，让人们聆听到作为“文化之都”、“东南邹鲁”、“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朗朗读书声。

徽州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似徽州一府六县纵横交错的水系一般，既包容并蓄、汇纳百川，又滋润万物、自成体系。这不是庙堂之上的钟鸣鼎沸，却是发自民间的精彩乐章。我们想，徽州文化之所以被称为“徽学”，成为与敦煌学、藏学并驾齐驱的三大显学之一，原因正是她为包容博大、来自民间众人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徽州文化，恰似一只硕大无朋的百宝箱，一经打开，立即会放出一道道令人目不暇接的缤纷光芒：徽商、徽雕、徽墨、徽菜；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

画派，等等等等。

走进徽州，走入徽州历史文化的巨幅长卷中，一幕幕、一幅幅画卷会沸沸扬扬地在人们的脑海中闪现：古桥、古道、秋风中，弱冠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背着包袱雨伞，壮士出行般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大山，创造奇迹；森严、隔世、肃穆的清懿堂内，一代代面无表情、或心存期盼、或心如止水的青壮媳妇们，由青丝变成白发，由青春转成暮年；棠樾、雄村、稠墅、郑村的村口、古道、街衢间，矗立的座座或华丽显赫、或独自风韵、或浸淫血泪、或令人震惊的自元至清的牌坊，几百年来，一直在向世人诉说着它们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一幕幕悲喜戏剧；徜徉在紫阳、竹山、南湖的书院里，脑际里会浮现出朱熹讲解儒家经籍，弘扬他倡导的理学的身影，会窥见正是这样浓郁的文昌鼎盛之际，徽州朝奉们才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的以仕护商、保商理想；穿梭于西递、宏村、唐模的村居间，承志堂、大夫第、履福堂的小西湖，正在向人们展示着昔日的荣耀、富庶和辉煌，水口、牛形、四水归堂的建筑布局与风格，正在向游人展现着古徽州人民的聪明睿智；雕梁、画栋和木、砖、石“三雕”技艺，似一曲民间交响变奏曲，萦绕于林间、巷陌。

徽州历史文化，是“潘多拉魔盒”，充满着无穷的



魔力和诱惑；徽州历史文化，似杜十娘的百宝箱，打开它，耀眼夺目、美轮美奂。作为一门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吾辈们，倾其一生也无法窥其全貌的。但正因其宏博、精彩，才引诱着吾辈，去探究、去抚摸、去咀嚼、去亲近；这才有了编写“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的构想。经与有关专家学者多次研讨后，拟先期着眼于整理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中的部分地面文化遗存，编撰《通向世界的路——徽州古桥》、《桃花源里人家——徽州古村落》、《聚族而居柏森森——徽州古祠堂》和《千古悲欢阅沧桑——徽州古牌坊》、《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徽州古书院》等。

该丛书将以文化大散文笔触，对徽州历史文化中的古村落（包括古民居）、古牌坊、古桥、古书院、古宗祠进行全景似的文化扫描，配以全景、个景或局部景观的图片，以求亲切可感、文笔优美，达到雅俗共赏之目标。

穿越时空隧道，洗去徽州历史文化上百年来蒙上的纤尘；本着扬精华、去尘灰的初衷，让徽州历史文化的真实面目，再现世人。

编 者

2001 年 1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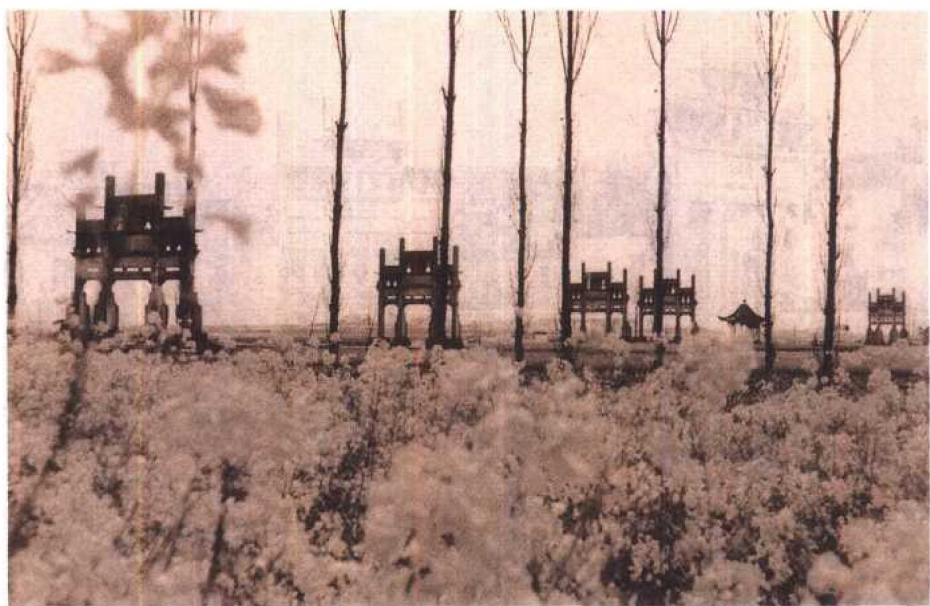
目录

序	1
一 走进中国牌坊大观园	1
二 第一等生业:从“营商”到“读书”	24
三 程朱阙里贞女泪——贞节牌坊	37
四 棠樾牌坊群的故事	54
五 郑村牌坊群的故事	79
六 稠墅牌坊群的故事	91
七 雄村牌坊群的故事	97
八 先学后臣 上台元老——许国大学士坊	105
九 宝剑埋冤狱 忠魂绕白云——奕世尚书坊	112
十 出入将相 青史留名——胡文光刺史坊	119
十一 绵延福泽起人龙——冯村进士坊	122
十二 庄重威严 四面如一——四柱四面宪台坊	127
十三 明太祖与紫阳书院山长的对话——龙兴独对坊	130
十四 槐塘功名“红牌楼”——丞相状元坊	134
十五 开国君主与徽州民女的故事——叶氏木门坊	137
十六 古徽州标志坊掠影	141
十七 古徽州功名坊掠影	158
十八 古徽州仕科坊掠影	175
十九 古徽州节孝坊掠影	187
附录: 古徽州现存牌坊一览表	213



走进中国牌坊大观园

徽州古牌坊，被誉为“古建三绝”之一，它与徽州古民居、古祠堂一样，为徽州的历史文化书写下瑰丽又多彩的华采乐章。在徽州这片“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川谷崎岖，峰峦掩映”的独特地理聚落上，自元迄清，曾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风雨侵蚀，兵燹人祸，今天，仍



黟县古牌坊

有百余座矗立于徽州的山道、村口、田野之间，无愧于“中国牌坊城”的称誉。走近徽州古牌坊，人们总会平添出许多惊奇和感叹，生发出穿越时空限隔的沉思。轻轻地拭去古牌坊上的纤尘，人们在惊讶于昔日建筑艺术的成就之际，仿佛会聆听见跨越几个世纪的、让人心潮跌宕的悲欢故事。

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社会学家曾动情地写道：

旅行中国社会的观光者，差不多在游踪所到的城邑乡村或郊外墓门之前，总可以看见一种旌表的牌坊或牌楼，在市声鼎沸中或苍烟落



棠樾牌坊

照中直立着，这些都是古色古香的前代遗物。这些古色古香的遗物，有的因为年代太荒远了，石柱或已倾倒在碧草黄沙之中，在风露中微喘着，有草虫在其下低唱着不知名的曲调，顿使游人们油然生思古的幽情，微感到人世沧桑之悲绪；有的仍然巍然独秀，在夕阳里发挥无限的光辉，无形中流露着一幕悲壮热烈的史实，使人临风悼意，使人起舞低昂；有的则又华美如新，它那壮丽的雕刻和古意的构图，都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美术的轮廓，又绩大，又伟严，如同鹤立鸡群似的，又如同鲁殿灵光似的，岸然痴立在镇市乡村生活的迷惘里。（曾铁忱《清代之旌表制度》，原载1935年7月《中国社会》第1卷第5期；见高洪光等编《妇女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每次走进徽州，都会为之而心动，都会由衷地大声呼喊：徽州，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漫步在新安江畔，穿行于桃红柳绿之间，全然没了身处山陬偏荒之意，相反的是，如在画中行，如进桃花源，此刻才能真正读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李白）的意境。我曾多次地循着明清徽商的足迹，寻访过他们的桑梓故里，常会于山重水复之际，忽地柳暗花明，发现由幢幢粉壁、黛瓦、马头墙依着青山、环着绿水整合而成的古老村落。徜徉古村的街衢巷陌其间，几乎在每座聚族而居的村落里，都会发现高大、巍峨、凝重的牌坊身影。问及这些牌坊的来历，乡村翁媪及至稚童孺子，也能如数家珍般的向你娓娓道来，眉飞色舞之间，看得出，乡

村里人说起祖上族人昔日的辉煌，脸上都会洋溢着一种无比的自豪，就连曾被徽州人嘲笑“槐塘卖朝笏，不知来历”的槐塘程氏后人，也无一例外地会向你炫耀一番祖上的簪缨显赫。就连宦游他乡、侨居海外几十年的徽州人，也一刻没能忘却他们的故乡，绩溪上庄人胡适在他的《胡适口述自传》开篇第一章就是“故乡和家庭”，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歙县黄潭源人陶行知在《徽州人的新使命——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中认为“我们徽州”，世界上只有瑞士可与之相类，“真可谓之世外桃源”。……徽州人不论走到哪里，遑论天涯海角，正是这里有他们的根系血脉，而无法不神魂萦绕；作为徽州人，也有理由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的辉煌而感到骄傲。



徽州古牌坊的代表作之一——“胡宗宪功名坊”

现存的徽州古牌坊，从内容看，有恩赐忠烈坊，有敕建的旌表节妇孝子的节孝坊，有表彰先贤的功名仕科坊，有作为村落、世族、墓庐的标志坊，还有为百岁人瑞赐建的百寿坊等等。从建筑材质分，有木质的，有砖砌的，最多的还是能够历久弥坚的石塑牌坊。从形制看，徽州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八柱方形坊，有构造简朴低小的全国最小的双孝节坊，有集里坊、门坊和功名坊三位一体的贞白里门坊，有一座牌坊旌表“徽州府属孝员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的全国罕见的孝贞节烈坊，等等。

每每穿行于这些矗立于徽州的村口、巷头、山道、田野的牌坊之下，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放轻、放慢脚步，一遍又一遍地注视、观摩着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巨大身躯；一次又一次地聆听着它们的悲欢倾诉。这里面既有家族的荣光，也有节妇贞女的悲哀，……有喜，有哀，有荣，有衰……数不完的牌坊，道不完的故事。人们曾无数次地生发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在这块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为何会留下这样多的牌坊？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正是我们将一一道来的有关徽州古牌坊的故事，以此来印证古徽州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孕育、发生、发展而致繁盛的历史文化。

牌坊的出现几与中国的封建社会同步，见于史料文献的当为春秋时期。最早的雏形仅为两根立柱上架上一根横梁，春秋时称为“衡门”。至隋唐时期，出现了用于里、坊门的“乌头门”（亦称“棖星门”），即将“雕工相当精致、形制赫然华贵的华表柱移植到了坊门上，成为两根立柱”，形成了“这种由两根高过门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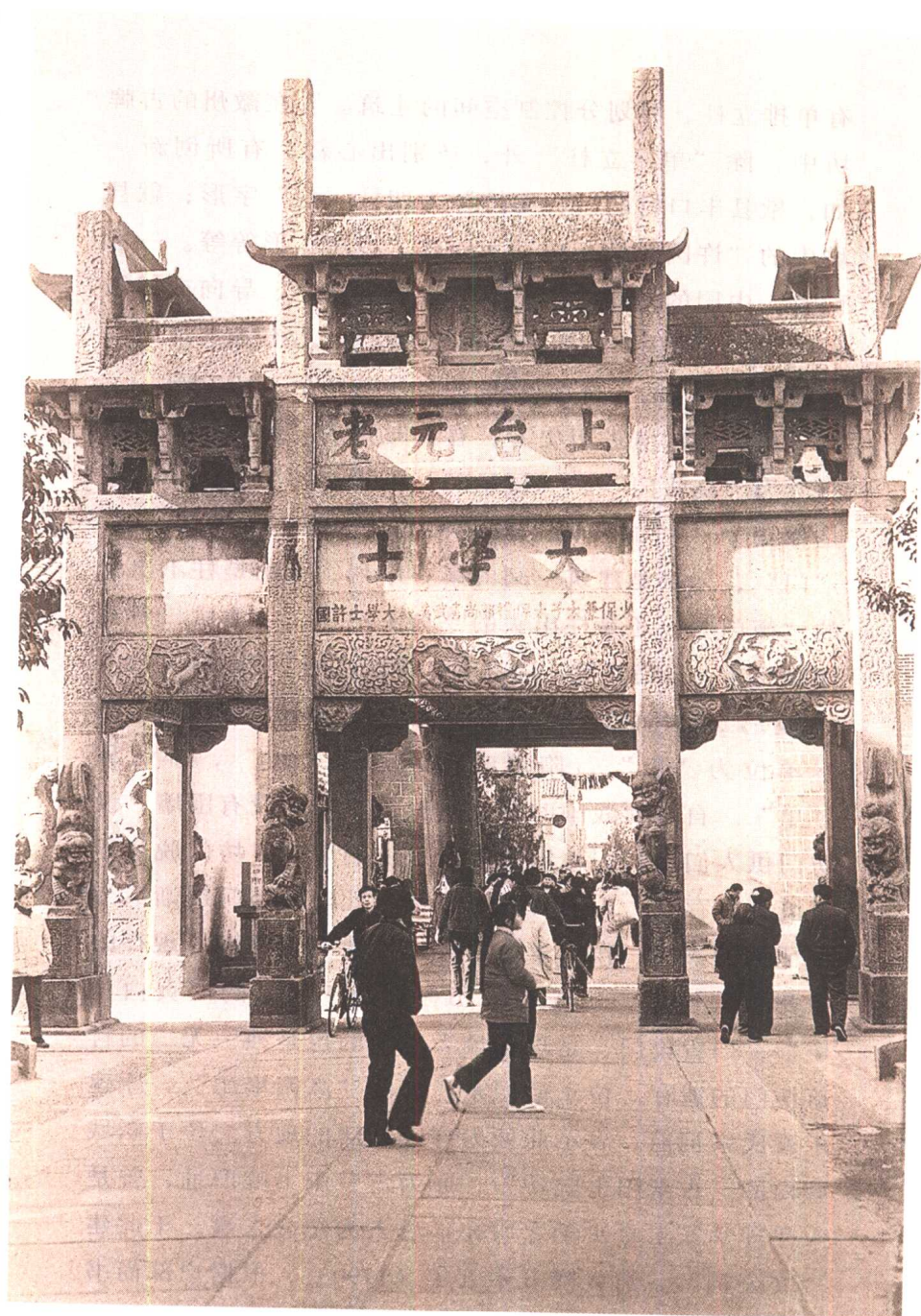
的高大华表柱中间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合成”的“乌头门”（金其桢《中国牌坊——独特的人文景观》）。“乌头门”华贵庄重，气势威严，在宋代的《营造法式》中称为“闼闼”，有旌表门第的意思，非一般家庭所允许使用的，而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如《唐六典》中规定，六品以上官员的府第才准用“乌头门”。早期乌头门的立柱都与实体墙相连接并安装门扇，并非独立的建筑。北宋中期，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城市中封闭的里坊制格局，开放的街巷制不再需要坊墙，但在坊墙拆除后，位于街衢上的坊门却被有意无意地保留了下来，这样，坊门就变成了跨街而立的独立的牌坊了。自宋以后，自成一体的牌坊就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和门类。明清时期，牌坊的建立达到鼎盛，双柱单间的简单形制日趋变化多样，三柱、四柱、五柱方形、亭状等形制的牌坊，在中国封建社会广袤的大地上遍地开花。用料也由原先的木质，变成砖质、石质，甚至于有的还用汉白玉建造；牌坊上的装饰雕刻也日臻精美，额枋上起楼筑顶，柱体枋间雕龙画凤，甚至连斗拱、屋檐之上也无不镌刻纹饰。

牌坊，这种贯穿于中国漫长悠久的封建社会的、以倡导封建忠孝节义伦理观为目的的物化象征物，二千余年间，曾演绎过多少人间的悲喜剧，留下过多少或辛酸凄苦、或喜悲参半、或让人感叹、或叫人扼腕的成千上万的故事。

除去封建伦理象征物的本质，单从其建筑艺术方面去观察，牌坊无疑在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史上，曾经辉煌一时，不失为研究者、鉴赏者心目中的奇葩。《中国大百科全书》为牌坊下的定义是：“又称牌楼，是一种只

有单排立柱，起划分控制空间的建筑。”在徽州的古牌坊中，除“单排立柱”外，还别出心裁，有所创新，如，歙县丰口村的“台宪坊”为四柱“口”字形；歙县城中的“许国大学士坊”为八柱“口字”形等等。一般而言，中国的古牌坊，“具有表彰、纪念、导向或标志作用”。是中国古代先民们智慧的结晶，是建筑艺术与人文精神构筑起的一首首“凝固的音乐”，甚至“千古绝唱”。

从牌坊的演进历史看，春秋时称的“衡门”，隋唐时称为“乌头门”、“棖星门”可知，牌坊的最早功能是作为里、坊的“门”而存在的。从建筑艺术上看，“门”，无疑是建筑空间的第一序列。无论是柱不出头的“衡门”，还是柱出头的“乌头门”，“洎后二者互相揉变通，日趋繁复，遂有近世牌楼之制”（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古时称居住区划的基本单位为“里”，隋唐时称城区为“坊”，郊区称“里”。自春秋战国时期到唐代，里坊均设有围墙，设坊门供人们出入。北宋中叶，里坊制废弛，坊门脱离于里墙独立存在，门扉有设有不设，此时的坊门逐渐成为象征性的大门，作为里坊的标志性建筑而存在。现存的徽州古牌坊中，位于歙县郑村、建于元末的“贞白里坊”，旧曾设门，是现存最为古老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村落坊门的遗存。位于徽城东门外的“高阳里坊”，原建于许氏宗祠前，表示此处为许氏族居的地方。位于徽城城内的“古紫阳书院坊”，原为古紫阳书院旧址，曾是宋代理学家朱熹讲学之所在，后人为纪念朱熹，于此建“文公祠”，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根据户部尚书曹文埴的倡议，于此建“古紫阳书院坊”。对于里坊而言，这种象征性的大门，从建筑艺术看，既可起到分隔



徽城“许国大学士坊”东面